



# 天门春晓

□ 王琪

的背影。

那消失在云烟深处儒雅俊逸的身影,是伏羌(今甘谷)才子李则广吗?还忆当年,在才子如林的江南之地,他用一首小诗,让当地士林心服,展示了一个西北硕儒精湛的学问和高华的人品。后来,他致仕回乡,常常到天门山寻风赏月,访山问水,也为天门山留下了许多口齿噙香的诗文,尤其为人称道的是那副流传至今的楹联:只应孔子登,天下犹小,岂止泽沾龟蒙青土;不许季氏旅,林放且知,何偏恩在马耳黄窠。如今这副对联,依然悬挂在天门山东岳庙大殿的廊柱上,供游人赏阅。

春晓亭虽为新构,然而在我心目中

它早已站立在了那里。它就像一粒干净

的种子,在千百年前就已深埋在了天门山的土壤中。

**牡丹园**

差不多在四月底,天门山的牡丹就开了。

那一日,我翻过高山,来到它的身边,只见它雍容华贵地立于狭长逼仄的庭院里,一方小木牌身份证似的悬挂在花叶之间;北宋牡丹,始植于公元1023年。站在花前,我在此岸,花在彼岸,而此岸与彼岸之间,隔着一道一千年的浩瀚烟波。

一千年,这是一条多么长的河流,让人一眼望不到头。没有人知道,一千

年来,在它身边发生了什么,它又经历了什么;在那些风雨如晦的岁月里,它是如何躲过那些从天而降的劫难和突如其来

的战火,创造了生命的奇迹。我怀想不已,生命之于生命,竟是如此的不同。千百年来,万千的游人,纷纷来至花前,或吟诗歌、或作赋,留下心性不同的感悟和浓淡各异的笔墨。那站立花前,久久不肯离去的身影,是宋子材吗?先生创办了“甘谷中学”,开创了甘谷教育新局面,为甘谷教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他与父亲宋庭楹被乡人誉为“父子乡贤”。“门可通天,仰观碧落星辰远;路承绝顶,俯瞰渭川峦岫低。”

这是宋庭楹先生为天门山山门撰写的楹联,高旷明亮,潇洒自如,至今为人称道,我也是吟诵着这副楹联,来怀想先贤的。

**凌虚台**

凌虚台,在高处。春风荡漾,春光明媚。春天里的凌虚台,像一架突兀的钢琴,在天门山巅,弹奏高山流水,又像一方凌空

的阳台,在白云生处,打开气象万千。凌虚台,又叫观景台。高高在上,视野开阔,是观风景抒情怀的好去处。登临此台,甘谷县城,一览无余,古冀风景,尽收眼底。自建成以来,登临者无数,临风者如堵,身份不同,年龄各异,观物之心,览物之情,自然各有其妙。

天门春晓是天门山最经典的风景区,积淀了人文,传承了历史。“谁到天门谒见天,三峰耸峙碧云连。万家灯火凝眸近,百里山河举步前。绿水朱山花点翠,白梨红杏锦生妍。春风一荡融和后,托得物华显渭川。”这是邑人骆继宾先生笔下的天门春晓,抒发的是那时风景那时情。然而,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天门春晓。

新的时代,人们必然会赋予天门春晓新的表情、新的内涵。

## 春上陇原

□ 李晓光

归乡的游子,回首三望  
塬上岭下的深处  
一道道绷紧的皱纹,开始  
以另一种期盼舒展

被风雪收割的大山  
将首菊花 山丹花,连同  
一点点即将消融的雪  
收拢怀中

田地几亩,光阴几寸  
一排排有光的小房  
阵阵书声,念诵着打开的内心  
积攒着一米米阳光

## 秦王川湿地

□ 阿寅

1

飞鸟带来遥远的种子  
芦苇带来湿漉漉的海子  
风带来棉花糖一样遥远的云朵

2

那个叫秦王的逃走了  
抛下一个宽天朗地的川  
我在5000亩一页的稿纸上耕耘  
不为别的  
只为这片新绿如洗的人间

3

“桑之未落,其叶沃若。”  
满眼的葳蕤,正在擦拭  
落在地上,三千年的月光

4

趁着景色还好  
阳光出落得不错  
暖暖地铺在地上  
我们谈山谈水  
也谈芦花飘散  
还有一些旧体的诗句  
沉甸甸的  
像隔世的黄金

5

很多年后  
我们又在这里  
不期而遇  
没有言语,只是  
淡淡地相视一笑  
一株旧年的番蒲  
在离我们不远的光里  
晃了一下

## 焉支巷子

□ 梁积林

雨刚刚停息  
透出云层的夕霞,多么像  
炉膛里爆着火籽  
而龙首山,全然是夜的骨架  
蒙着一层帆布  
谁来揭开一座城堡的秘密

也许那只鹰就是历史的遗迹  
就是风吹灭了的一盏提灯  
支起整子的炊具吧  
也许还可以复活一张沙盘的地图  
也许,还可以复活一场  
忧伤的别离和迁徙

狼已是一种图腾和怀念  
马已是一群记忆深处的铜雕塑  
那就假设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吧  
让它们

那是谁家女,从焉支巷子  
款款走进了  
《诗经》里

## 旷野中的烽燧

□ 张乐

旷野之中,一座烽燧,兀自矗立。

四野阒寂无人。远处有低矮山丘起伏横陈,山丘之上,数座烽燧错落而置,遥遥相对,默然相守。它们就这样一动不动地相互凝望着,数百年风云,倏忽随风飘散。

丝绸古道两侧,祁连山与北山之间,密布着沧桑古老的烽燧。崖壁之上,荒野之中,村庄旁边,田地深处,它们默默守护着,耸立着。久远的战事早已结束,而它们这些忠于职守的“哨兵”,却如楔钉般深深楔入大地,坚固,伟岸,沉稳有力。

只要在旷野上远远看见它们的身影,我就会莫名激动起来,不由得加快脚步,向它奔赴过去。一匝匝,围着烽燧方形的基座仔细打量,并一次次仰视其顶部,遥想着滚滚狼烟,在上面腾空而起……

这一刻,寒风凛冽,我向着一座孤悬于长城外侧、深处荒漠旷野的烽燧走去。

翻越落满雪的龙首山,苍苍莽莽的巴丹吉林沙漠便一览无余。沙漠边缘,一座孤绝瘦硬的高岗拔地而起。天地辽阔,一峰突起,远远看去,心神为之一凛。高岗之上,更有一烽燧端踞其上,孤傲,超群,遗世独立,凝望四野。

山势峻峭,巉岩峻峭,焦黑的岩石峥嵘万状,仿佛刚刚经历过烈火的灼烤。沿着阳坡上一道山洪冲刷而成的沟壑,奋力上攀。沟壑如刀劈斧凿,深深勒入山体,窄仅容身,斗大的巨石,累卵般一块一块,填塞其间。荆棘丛生,脚下不时有松动的石块纷纷下坠,怦然之响,令人心惊。

终于攀上山顶,猎猎罡风,迎面扑打过来。上前方,烽燧岿然不动,散发着冷峻、凌冽之气。待走近,才发现烽燧全部为条石所垒,一块一块规制相同的长方体褐色石块,严丝合缝,排列齐整,使这座方锥体峰峻棱角分明,坚若铁铸,浑然一体。烽燧三面皆紧临悬崖,地势险峻,仅西面有一狭窄山脊,可供攀行。墩体西侧稍有破损,其

内里填充物,为砂土压着一层一层的荆条。虽经数百年风雨侵蚀,裸露的荆条依旧根根光鲜如初。

站在烽燧之上极目远眺,四面千里,荒漠大野,尽收眼底。

明朝时,这里已是塞外之地。“胡马扬尘烽燧作”,孤悬于大漠之中的这处烽燧,是防御敌方的前沿哨所。“昼则举烽,夜则举火”,肩负着窥察敌情、报警传递信号、防御敌寇进犯、防范盗贼窜逃的重任。这处烽燧,与正南处龙首山烽燧、红寺山口鸡冠墩烽燧等,连属相望,一呼百应,是防御敌寇自红寺口进犯河西的重要军事防御系统。

烽燧西侧的一块缓坡处,有破碎瓦砾散落于荒草间。此处应是戍守士卒们的生活栖息之所。他们于这苦寒边塞之地,无论酷暑严寒,不分晴雨昼夜,时刻警惕瞭望,不敢有丝毫懈怠。从烽燧边向北瞭望,万丈黄沙,一泻千里。

烽燧东北向的半山腰处,残存着五座石垒的墩。“烽见敌则举,烽有难则焚。”戍边将士们,则“闻烽举燧燧,皆摄弓而驰,荷兵而走”,严阵以待。

在河西走廊,除沿边墙一线密布的这类军事防御烽燧外,还有为保护牧场马群而建的大马营草滩苑马寺烽燧、沿丝路古道修建的驿站烽燧,及各堡寨周边为自保而建的屯庄烽燧等。目前,山丹现存各类烽燧墩台百余座,烽燧的建筑材料因地而异,平地旷野多为黄土夯筑,而在陡峭山峰,则为石块所垒。

数百年来,这些扎根于荒漠戈壁的烽燧,始终矗立于荒野巨川的烽燧,见证着沧桑岁月。

天际中,一只雄鹰盘旋而下,栖落在烽燧顶部,锐利的眼神,巡视着脚下的这片苍莽大地。山冈下的戈壁滩上,一群双峰骆驼迈着沉稳的步伐,缓缓而来。



# 百花

第 3237 期

荫檐葳蕤

〔中国画〕

莫娴 作

## 塬梁花意浓

□ 石颢

春行塬梁,阳光跳跃,草木吐绿,虫鸟欢歌。

苍穹炸开崩裂的“轰隆隆”雷声,招来春风。养了悠悠一冬精神的草木,焕发新生,铆足劲头,应着春令而行。

农田是塬梁春天里跑得最快的乐园。春光乍现,景色撩人。从苍绿向翠绿、青绿变绿的麦苗,抽出了鲜嫩新芽;不甘落于麦苗之后的油菜,在吹面不寒的春风里拔节长个,绽出花苞,而药园里错落有致、密密麻麻的连翘藤条上,绽放一簇簇、一朵朵金色小花。我走着,喜泪涌上。美好的花朵,总让人心里柔软。路沟,不见叶子,惟见冰肌玉骨的玉兰花,于高高的枝头傲然挺立,酷似贝壳样的花瓣雪白无瑕,清香扑面,沁人心脾。精神饱满的蜜蜂,吸附在花蕊上,尽情享受着花粉的甘甜。望着不着边际的苹果树,已吐出米粒大的嫩芽。果农们或忙着修枝整形,或驾驶着微型农机穿梭苹果树行间追肥。

梁洼杂树中,还有村里人家附近的酸桃树,已满树繁花。酸桃树也叫水桃树、毛桃树,长一身茸毛的鹌鹑蛋大的桃儿。青桃又瓷又硬,又酸又涩,而秋后的熟桃,色黄个圆,甜中带淡淡酸味的汁液饱满,可口的味儿一点不亚于蜜桃、碧桃和黄柑桃。它的保鲜期只三五天,不耐运输和贮存。它的花却是向塬梁报春的花,早在蜜桃、碧

桃和黄柑桃之前而绽放,让踏春者流连忘返。蜜桃、碧桃、黄柑桃树才生花蕾,它那满枝的羞羞答答、粉粉红红的娇柔花朵,已为塬梁的草木,焕添浓浓的一抹亮色。《诗经》里的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”,唐代诗人崔护《题都城南庄》的“去年今日此门中,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”,宋代刘敞《桃花》“小桃西望那人家,出树香梢几树花”中的桃花,想必都是这怒放的鲜艳酸桃树花。

初醒的虫,睁开双眼,展个懒腰,打个长长的呵欠后,各守各岗,各干各活;分别了一个冬天的鸟儿的婉转动听的叫声,跟别的时候真是不同,似钢琴奏鸣曲,引春向深。我听它们的叫声,往往一听就是小半天,听得心里都长出幸福果来。

不负春光好,最美阡陌间。春耕的农机,在田地里犁开了朵朵浪花。鸟儿追着农机翻起的褐油油、湿漉漉的洋溢腥味的泥土,争抢着啄食裸于其上的虫。

拂面春风,吹破了塬下梁底宁静了一冬的小溪小河,腾起微微细细的浪花,鼓动的流水,日復不息,向东奔流。塬面涝池的和梁下水塘的青蛙,“呱呱”“呱呱”,鼓腮而歌。

报春、浓春、张扬春好的草中的野菜,一簇一簇,一丛一丛的苜蓿芽、荠菜、茵陈、蒲公英、苦苣,形同满天繁星般。用少许麦面拌之后蒸的绿

菜米饭(疙瘩)、绿菜馍,擀的绿菜面、搓的绿菜搓搓,烧的绿菜汤,调的凉菜,都是融进我生命的春天味道。尤其是将这当中的一样,淘洗干净,开水里稍微焯,切碎,泼上一点辣椒油,捣上几瓣大蒜,倒上醋,加少许凉开水,那就是一盘非常爽口的下饭菜。吃上一顿,则感觉拥有了整个塬梁的春天!

这几年的春日,我又似年少时那样,隔三岔五参与采野菜队伍,提着竹篮子,拿着铁铲子,结伴而行,在农田里或梁洼里,任露水打湿裤腿,泥巴沾满鞋子,呼吸着泥土散发的或浓或淡的春香。我们采撷黄嫩绿的首蓿芽、叶像菊叶的荠菜、憋着含苞待放花朵的蒲公英,青春逼人灰绿招人的茵陈,破土而出的赭红色的苦苣苗苗……这些塬梁春天的野味,韧性、筋道、清香,吃在嘴里,满口都是春天的蓬勃生机。

在乡亲眼里,这些野菜是新鲜味美的春菜,又是治病健体的草药。我们村人,大人孩子春日里若是上火感冒,轻则拌盘苜蓿芽,和着荠菜和苦菜吃;重则如口舌生疮、咽喉肿痛,就喝一碗砂锅熬得浓浓的蒲公英汤或茵陈汤。你还别说,这活儿还真神奇,用了就见效。我曾就这跟坐堂行医四十多年的三堂兄讨教。他呵呵笑笑,说这几样野菜是塬梁的高天厚土恩惠人们的“护生草”和“灵丹妙药”。

## 山语

□ 范墩子

山里住惯了,渐渐能辨识山的表情、山的语言,以至成了山,通了山的呼吸。好静,罕言。无事时,卧在草堆,听山说话,叽叽咕咕,低吟里却夹着云,带着风。云是树哈出来的气,风是天捎来的信。山说着,你听着,听得舒坦。累了,席草而睡,醒了,对山喃喃。

往深山里走,只听树叶哗哗地落,太阳一会悬在树梢,一会被云遮住,鸟雀站在枝头,眼睛滴溜溜盯着你,你喊一声,它唤一串,扑棱棱飞到别的树上。你却喜得抱住冷杉摇,摇得日影雾涌,枝叶乱颤。松鼠从这里跃到那里,云堆在你头顶,雨顿时就落下来,浇得你撑起夹克往前跑。没跑多远,雨又停了,阳光顺树杈射落,映得你紧闭双目,心间甜腻。你坐在瀑布边,朝绿潭扔一